

社会科学哲学译丛 殷杰 主编

进化 2.0

达尔文主义在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义

Evolution 2.0: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英] 马丁·布林克沃思 (Martin Brinkworth) ◎主编
[英] 弗里德尔·韦纳特 (Friedel Weinert) ◎主编

赵 斌◎译



科学出版社

非外借

社会科学哲学译丛 殷杰 主编

本书受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进化 2.0

达尔文主义在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义

[英] 马丁·布林克沃思 (Martin Brinkworth) 主编
[英] 弗里德尔·韦纳特 (Friedel Weinert)

赵 斌◎译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字: 01-2016-7485 号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volution 2.0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edited by Martin Brinkworth and Friedel Weinert

Copyright ©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2

This Springer imprint is published by Springer Nature

The registered company is Springer-Verlag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化2.0: 达尔文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义 /
(英) 马丁·布林克沃思 (Martin Brinkworth), (英) 弗里德
尔·韦纳特 (Friedel Weinert) 主编; 赵斌译.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2018.9

(社会科学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Evolution 2.0: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ISBN 978-7-03-058912-5

I. ①进… II. ①马… ②弗… ③赵… III. ①达尔文学说-研究
IV. ①Q1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7810号

丛书策划: 侯俊琳 牛 玲 邹 聪

责任编辑: 牛 玲 张翠霞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有道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3/4

字数: 348 000

定价: 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及人的群体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所从事的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的、系统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哲学则是对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和说明模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并以社会科学实践的理性重建为基本旨趣。实质上，二者之间呈现出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作为人类知识的两种不同形态，自科学脱胎于哲学伊始，其与哲学就不分轩輊，但科学往往以其革命性的动力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甚至转向，科学发现为哲学困惑提供了新的出路，同时也使哲学面临着新的问题。

一方面，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也是面向科学实践的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社会科学较为成熟的分支学科，经济学所描述的是，凸显社会状态而非物理状态的人类行为，其方法论被逐步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当中，并且成为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比如，理性选择理论依然是当今社会科学哲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自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实证方法业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由此也开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当然，实证主义在哲学中的兴盛与当时科学方法论的成功密切相关。时至今日，一系列科学新成果的出现，不

断引发社会科学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发展愈益明显，这更有利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设，也有助于社会科学哲学传统问题的实质性求解。比如，用互惠利他理论可以细化囚徒困境的说明，用竞争学习理论来说明跨文化异同，以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来研究社会实践中的“共享”现象，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哲学正逐步“参与”到社会科学中来。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社会科学哲学就是要对社会理论的所有内容从根本上进行哲学层面的考察，进而寻找到各种理论性和纲领性的思想。作为哲学学科的分支，社会科学哲学的具体形态必然与一定时期的哲学形态相关联。在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无论是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相继出现，还是大陆社会科学哲学与英美社会科学哲学的区分，都与其所在的哲学传统有关。此外，社会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恰恰是哲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历史，也是社会科学不断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表达，阐释和建立自己学科特征的历史。虽然当今社会科学有自觉摆脱哲学形而上瓜葛的倾向，但是社会中价值等规范性现象的合理性，却难以完全依靠经验事实来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客观上就要求引入哲学的反思，这就使得社会科学哲学与哲学的发展总是同步进行的。20 世纪相继发生于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逻辑转向、语言转向、历史-文化转向和知识转向便印证了这一观念。

综上所述，不能孤立地理解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因为如果仅按流派来描述其发展理路，则有许多具体的焦点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这些问题恰恰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实践最

直接相关、理论最中肯的地方。然而，如果只以具体问题的求解来呈现社会科学哲学现实状况，则有可能在整体语境的缺失下，难以周延问题的全部方面。因此，对于社会科学哲学整体研究的概观性图景的把握，就需要将二者统一起来，点线面结合，同时关注问题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也是社会科学哲学的特殊性为研究者提出的根本要求。

国外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当前的社会科学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科学哲学的分支，而是呈现出一种对社会研究实践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这是一种以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建制为基本定位的观点，它把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视为在社会科学本身中进行的事务。可以说，社会科学哲学新的理论定位，直接以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目标，不只限于为社会科学提供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指导，而且更专注于反思社会科学学科当中的社会科学实践，以及寻求具体学科本身的普遍原则和理论。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哲学面向科学实践的发展路径正在成为主流。特别是，在当前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推动下，社会科学家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认知劳动的组织模式、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研究共同体的制度化等方面，也正成为社会科学哲学自我反思的重要内容，这也使得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同。

近 30 年来，国内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基本上在各个问题域都有所展开，但是总体上看：一方面，在具体问题研究方面有所深入，在研究范式的形成方面却尚在起步；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涵盖的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解。事实上，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的模糊，致

很难形成用以对话交流的明晰问题，于是也就难以形成所谓的范式。这个现状是国际性的，社会科学哲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本身特质使研究触角无远弗届。以新康德哲学为代表的大陆社会科学哲学，通过其解释学、系谱学和批判理论传统几乎可横贯整个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自狄尔泰系统探索用“精神科学”来区分自然科学始，到韦伯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而以语言哲学为代表的英美社会科学哲学，则与分析哲学交织在一起，比如，温奇秉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将“语言维度”引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当中。此外，当前的社会科学哲学又不可避免地与认知哲学、心灵哲学等分支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科学社会学、STS 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认为是广义社会科学哲学的一部分。更为复杂的是，传统哲学分支中还包括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这些哲学分支与相应的具体社会科学哲学关系的界定一直存有分歧。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当前学科建制上来看，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散落”在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领域当中。虽然这些领域都在研究社会科学哲学，但整体上缺乏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研究范式，如此一来，各个领域的研究共同体就很难形成相应的学术认同感，由此也导致了学术规范的缺失，使得社会科学哲学也难以作为一门学科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迫切希望社会科学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以一种跨学科的、边缘化的研究状况来呈现，因为它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社会科学哲学学科的建立将有助于其研究范式的形成，而范式的形成更需要学术积累与进步。从近 30 年国内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状况

来看，其积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有距离，至少在与该学科相关的学术资料特别国外学术资料方面的丰富程度还不够。因此，我们启动“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的初衷就是，致力于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建立做一些推动性的工作。事实上，只有对国际学术进展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并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合理的学术规范乃至学术话语格局，进而做出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创新。本译丛总体上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遴选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最新进展的优秀著作，突出学术观点间的异质性，反映一个时期观点间的对话与交锋，重点关注原创性的作品，同时在国内同行已做好的工作基础上，力求呈现社会科学哲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图景，为其学科建设做一份厚实的基础性积累。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把本译丛设计成开放的体系，徐图渐进，以期虑熟谋审，争取力不劳而功倍。

本译丛的整体框架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内容以史为主，包括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思想史和社会科学哲学史，如《社会科学的兴起 1642—1792》《1945 年以来的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的历史与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哲学依赖的事实基础；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审视与重构；社会科学思想史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是社会科学范式转换发展的呈现；社会科学哲学史是社会科学哲学教学与科研倚重的方面，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是其学科历史的建立，有史才有所谓的继承与发展，有史才有创新的基础。第二部分的内容体现为具体社会科学哲学，如《社会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基础》《社会科学的对象》。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深度上讲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广度上来看交叉

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呈现出学科间协作解决问题的态势,学科间的大一统越来越不可能,学科间的整合则时有发生。因此,对社会科学的哲学批判与反思已不能完全是一种宏大叙事,而需要参与到具体社会科学中来。第三部分的内容聚焦于社会科学哲学专论,主要包括名家名著、专题文集、经典诠释等,旨在呈现某一时期学界关注焦点、学派特色理论、哲学家思想成就等,如《在社会科学中发现哲学》《卡尔·波普尔与社会科学》。第四部分的内容专注于与社会科学哲学相关的教材,如《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社会科学哲学: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教材建设是学科教学建设的重中之重,成熟教材的译介,为我们编写适合实际情况的教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社会科学哲学通识课教材;二是其专业课教材。总之,本译丛的规划框架兼顾史论,点线面结合,从科研与教学两方面立意,以期能满足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范式建设在著作和教科书方面的需要。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一直以积极的姿态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繁荣与发展为己任,在译介西方哲学优秀成果方面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曾做过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并且赢得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21世纪初我们陆续推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2016年我们组织翻译的大型工具书《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9部16册已陆续出版发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传统、恪守规范、谨记责任,以期本译丛能够实质性地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科研迈上新的台阶。由于本次翻译工作时间紧迫,翻译和协调难度大,难免在某些方面会不尽如人意,我们诚盼学

界同人不吝指教，共同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进步。

在译丛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丛书的组织者，有许多发自内心的肺腑的感谢之言。首先我谨向各著作的原作者致谢，他们的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可珍鉴的资源；其次，感谢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侯俊琳社长，他的远见卓识和学术担当，保证了本译丛的成功策划和顺利出版，他为此付出了难以言表的辛劳；再次，感谢每一部书的责任编辑，他们专业高效的工作保证了译著能够以更好的质量呈现出来；最后，还要感谢诸位译者，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保质保量地顺利完成了翻译工作。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最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绵薄之力推动国内社会科学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①社会科学哲学是哲学，同时是社会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为社会科学澄清基本概念，以理论模式提供合法化辩护的工具性手段等；社会科学哲学的繁荣必将有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的长远意义也正在于此，“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赢蛤之积为巨石也”^②。谨序。

殷 杰

2017年10月10日于山西大学

① 习近平. 2017-10-10. (新华网授权发布)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② 赢, 通“螺”。出自: 章太炎. 1981. 译书公会叙 // 朱维铮, 姜义华, 等编注. 章太炎选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36.

序

围绕达尔文主义的争论

2009年，全世界不乏各种纪念达尔文（C.R.Darwin）的会议。举办于北部城市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一场会议在这个纪念性时刻显得恰如其分，并且作为会议论文集的这部杰出书卷中收录的大部分论文都是首次发表。对于布拉德福德来说，这里也是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当然，这不是关于达尔文如何发展他的进化思想的故事，也不是关于他以某种方式撰写《基于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①从而使得这些思想对于科学界来说充满说服力的故事。在布拉德福德所开启的是针对这些思想的意义进行的开创性分歧研究的传统。

对于当《物种起源》在1859年11月24日发表时达尔文曾在城北的伊尔克利（Ilkley）村的情况，即便在当地也少有记忆。11月初达尔文在伊尔克利首次看到了印刷出版的《物种起源》。“在我的孩子问世的时刻我感到无比欣喜与自豪。”达尔文在写给位于伦敦的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的书信中如此写道。驻留期间，在当地邮局的帮助下，达

① 简称《物种起源》——译者

尔文也开始了艰难的传道工作，或者就像他朋友们的玩笑之言，他开始让他的同伴们去堕入这种新的思想。迈克·迪克逊（Mike Dixon）和我曾在《达尔文在伊尔克利》（*Darwin in Ilkley*）一书中讲述了达尔文在此逗留的9周里所发生的全部故事^[1]。这里我只想概述一下达尔文在此重要时刻北上旅行的背景，并简要考察一下最初的部分争论，特别是与心灵的进化、进化中的目的和目的论问题，以及进化中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内容引发的棘手问题等。

在1859年的秋天，是什么让达尔文来到了伊尔克利？答案相当简单：他来这里进行水疗，或者说来这里接受广为人知的水疗法治疗。这曾是一种盛行的替代疗法。相信此疗法的患者需要忍受冷水浴、湿床单，大量饮用冷水，并结合以简单的食物以及户外漫步。1859年年中的达尔文已经50岁了，并且他在成年后长期忍受着难解的病痛，从而迷恋上了各种疗法。对伊尔克利的造访是他在之前几个月为《物种起源》进行艰苦论证之后的放松之旅。他带着疲病的身躯于1859年10月4日抵达，12月7日则带着轻松的心态离开。“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我漫游山丘并试图回归健康。”他在11月30日给作为牧师、博物学家以及文学家的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信中如此写道。并且在12月中旬回到肯特（Kent）郡后，他对他的兄弟伊拉斯谟（Erasmus）写道：“在伊尔克利的后半段时光对我来说太好了。”

达尔文独自待在豪华的水疗院（现在变成了豪华公寓）有数周之久。其间他曾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居住在离水疗院不远的地方，那座建筑今天依然存在。他的全家于（1859年）11月24日，也就是《物种起源》出版的那天离开。

尽管达尔文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但这本书一直放在他手边有 9 周之久。在伊尔克利他对书稿进行了最终的修改，并决定哪些人会获赠新书样本。甚至在出版后，他还做了一些微小但意义重大的改动。这些改动体现在《物种起源》1860 年 1 月发行的第二版中。同样也是在这里，他等待着科学界对他的书的评价。当然，这些评价包括许多报纸及杂志评论，以及来自新书样本获赠人的意见。但是没有什么意见能够比得上来自他的朋友兼导师查尔斯·赖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的看法，赖尔花了 1859 年的整个夏天阅读了该书的修正校稿。

达尔文在刚抵达伊尔克利后便开始与赖尔通信，其中涉及一场被认为十分深入且极其重要的辩论，达尔文在其书中也曾探讨过该问题。赖尔是英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地质学家之一，他主张地球总是以一种缓慢方式发生变化，小规模原因导致的渐进的累积效应构成了今天可观察的变化：风、雨、地震等等。当达尔文还是在小猎犬号（Beagle）上游历的年轻人时，他就是个赖尔观点的支持者。在游历结束不久后，门徒身份发展为一种友谊。对于达尔文来说，赖尔高出其他博物学家一筹，他是达尔文的“大法官”。所以当达尔文向其致信时，赖尔的回答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策略层面显然都意义非凡。达尔文料想，有了赖尔的引领，其他人也将会追随。

在 1859 年的 10 月和 11 月期间，达尔文和赖尔信件互动频繁，并且其中记录了一场探索性的、广泛的并且不设限的关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各种观点的讨论。赖尔以一个好导师的身份，用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鼓励和帮助。但是赖尔并不是个进化论者，所以达尔文在关于其进化理论的论证方面煞费苦心，其所强调的因渐进的累积效应过程而导致的可

观察变化是典型的赖尔式理论。众所周知，自然选择使得我们不再需要假设上帝的存在，除非是假设谁创造了自然选择背后的自然法则。相反，对于赖尔来说，植物和动物物种从上至下的所有细节都是上帝的杰作。正如他在其《地质学原理（1830—1833 年）》[*Principles of Geology (1830—1833)*] 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无论我们在什么方向上进行研究，身处什么样的时空，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创造性智慧的证据，并见证他的远见、睿智以及力量。”

在伊尔克利期间，达尔文和赖尔通信中的一个议题在于，将上帝的知识以及远见置于公开化的讨论中继而引发的各种忧虑是进化论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给达尔文的信中，赖尔以不同的方式问道，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ENS）其自身是否可以满意地解释在过去的某一时期，一个星球何以可能被那些还不如美洲肺鱼（一种原始的南美洲鱼类）智慧的动物所占据，并最终支持这些动物变得像赖尔一样聪明。正如赖尔所赞赏的，自然选择是关于常规繁殖过程遭遇到常规生存斗争时的理论。但正如赖尔所疑问的，这不是从一个像鱼一样简单的物种向一个像人类一样极端复杂的物种的转变。要达到如此程度，对于它的解释是否必须涉及某种超越这些常规过程的东西？或许我们需要诉诸某些更为深层且非凡的原理——一种复杂化的原理，其过程从生命的初始便已编程。基于这种观点，进化并不是始于达尔文所认为的机遇以及无方向性的事件，而是逐渐展开或逐步实现的上帝的计划，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达到最终目标——一种终极目的（telos）。

不用说，这种观点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是个“诅咒”。他

们将很高兴地看到，达尔文对于赖尔的回答没有让他们失望。接受自然选择作为从鱼到人转变的解释需要承认以下几点：①某些个体要比其他更为智慧；②至少某些智力上的变化是遗传的；③在生存斗争中变得更聪明是一种优势。若满足这些条件，达尔文认为它们便不再有限制，进而自然选择可以在智力上进行累积。正如达尔文为赖尔所总结的：“最为智慧的个体被持续受到选择不存在任何困难，并且新物种的智力也会因此而得到提高……”

所以，不需要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多余原理。但达尔文的读者们为他们的英雄欢呼还为时尚早，达尔文又继续向赖尔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自然选择的力量能够增加智力，并认为该过程现在也能观察到：“对于人类不同种族，那些不够智慧的种族将会被淘汰掉……”这样的段落出现在达尔文的作品中，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这在 21 世纪总是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也让人想要忽略它们。但作为纪念活动，应该提供场合不仅反映我们所赞同的达尔文方面，同时也应反映那些我们所发现的不正确甚至应当排斥的方面。

让我们继续讨论关于从鱼到人转变话题的信件。达尔文继续给出了达尔文主义者为之欢呼的东西，一段强有力并能让人们充满热忱地肯定达尔文在科学中所进行的祛魅的陈述。他对赖尔写道：“如果自然选择理论对于生命世系的任一阶段需要任何奇迹式的附加理论，那么对此我绝对无法给出任何结论……我觉得你最终要么拒斥全部要么承认全部。”在阅读接下来的段落时，这最后一行值得深思。从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化变化的可能性，到达尔文主义的医学前景，再到对于作为我们伙伴的动物的伦理对待问题等任何事物，

都与此有关。对于达尔文，接受他的理论，要么全部，要么不要；要么全面与他保持一致，要么彻底反对他（赖尔从未完全承认人类也处于常规进化的图景中）。对于我们来说，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是否应虔诚地笃信他的理论，是否全面地与他保持一致，依然是个开放的论题。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全面接受他的理论，那么该承诺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这一依然开放的问题会一直持续。

格雷戈里·雷迪克（Gregory Radick）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

利兹大学

英国利兹

参考文献

- [1] M. Dixon, G. Radick: Darwin in Ilkley. The History Press, Stroud (2009)

供 稿 人

萨拉·阿什福德 英国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护理部

Sarah Ashelford Division of Nursing, School of Health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adford, BD7 1DP Bradford, UK, S.L.Ashelford@Bradford.ac.uk

史蒂文·邦德 爱尔兰利默里克，利默里克大学，圣母无玷学院哲学系

Steven Bond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Mary Immaculate College, University of Limerick, Limerick, Ireland, Steven.Bond@mic.ul.ie

马丁·布林克沃思 英国布拉德福德，霍顿大道，布拉德福德大学医学科学学院

Martin Brinkworth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radford, Great Horton Road, Bradford BD7 1DP, UK, M. H. Brinkworth@Bradford.ac.uk

xi